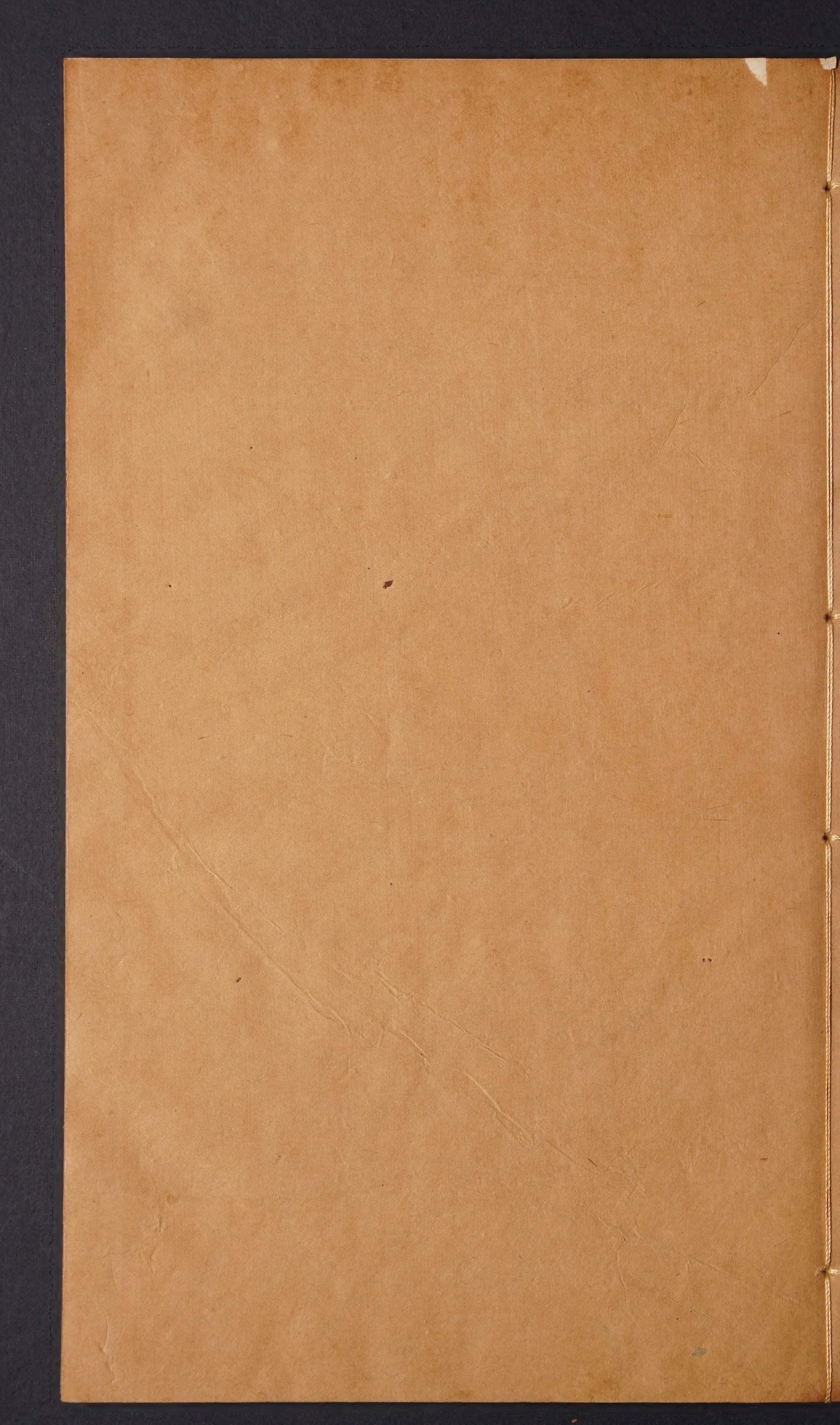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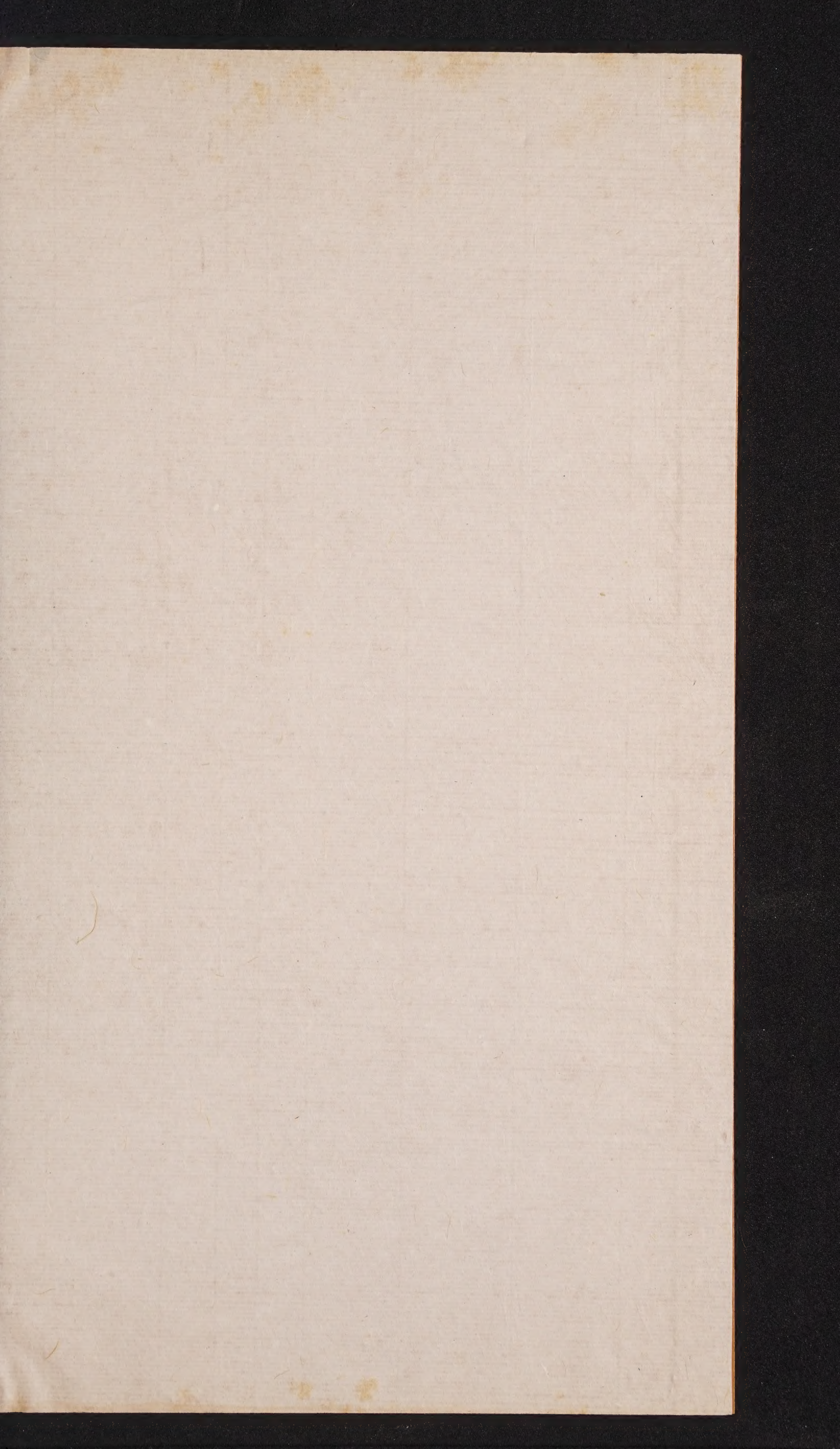






史輪序

智足以通難知之德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古之良史也夫人人董狐千摹萬寫有不通德顯情乎正虞千摹萬寫一幅習熟面孔相對了無異趣必另開生面洗盡塵土晦

色如新沭彈冠神采煥發而後未盡之懍懍隨筆而流即或半面啼笑各手潤枯對鏡自疑鬼神顛忽終不乞靈脂粉作畫鬼伎倆也史輪善開生面者也藺相如荊軻快人也荊州死局也韓信畏漢者也

豫讓始終爲名也皆生面也斯固難知難顯者也今諸人不墮鬼趣謂此史爲法輪之一轉可也至于正平之撾鼓翠鄉之入夢木蘭之從軍黃崇嘏之得鳳又自開其生面自作輪廻若習熟認取益墮鬼

趣則又當開一戲場作我生面還他素觀此則人人摹寫不到者矣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八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史輪 吳見末元本 附判四首

荊軻論

軻戰國一憤人也惜乎其未發也然其事良快秦王之庭久已制六王而有之微如燕安能爲軻之志亦戰國一創局也或曰事即濟何益于

燕之[illegible]子曰不然天下常有不必行之事而言之則已快常有行之無益之事而忼焉爲之則又快戰國時秦之氣盈矣軻願有以虛之燕之氣靡矣軻願有以起之軻之氣悲矣悲故有死道焉然而不必死也樊將軍成之也去而易水之歌與高筑共烈千古軻之氣更瀰漫矣不悲不壯不瀰漫不横軻之志成矣其齎志以没也惜夫秦日刺客燕曰烈士而子從千古下發其

憤曰快人惜夫

關羽論

或曰雲長之失荊州昭烈置之以死局也何也莫爲之繼也予曰荊州當吳蜀之衝而魏欲扼之以制兩國之勝其開局弘而攝之者宜靜髯神氣開滌益州不足以置之孔明將用荊州以縻吳也而未得置髯之地遂舉以畀焉髯亦自謂非吾莫可居荊州者局可以受而才又欲溢

于其外吳乘之而斃髯非戰之罪也且以開局如髯而求其繼是闢連雲之門而中堂且湫垣隘梁也可乎哉

韓信論

或曰信之不聽蒯通天也行通之言天下事未可知予曰觀人之所就不當于所欲而于所畏信之初見項王也萬夫可辟易而信固視之若伏雛矣去來自若不見有羽在也一見漢王而

信之心折矣信之局亦成矣信之功與罪皆定矣其去也又將安之乎然則信何以去曰信固知何之必追也然則何之追漢王使之乎曰漢王固知信之必返也當時豪杰止項王與漢王耳其去項而就漢終身托焉耳微何追王固知信之必返也然則信何以急于請王乎曰此信畏漢王之根也止願為漢第一功臣而項王尚在固知封之必得也而氣則餒矣然則漢王何

必有雲夢之遊乎曰信已數經顛躓漢王以堅其畏也信固知漢王之必不殺也而氣則反恣矣然則何以竟不免乎曰呂后則畏信矣畏人之際安之畏于人之際避之自全其功莫善焉信不能也然則信固必反乎曰信之于劉項也若稱然重輕無倚焉而究歸重于漢則漢帝至于呂后惠帝也若弓然揉之則曲置之則直呂后揉之矣未免于訐而乃以殺其身悲哉信之

心可以告之漢王而迹不能以白之蕭相然則信固無帝意乎力能行九十里者望百里則逡量能飲九斗者聞一石則醉不敢強也信且不能望項王而況漢王乎信固知帝之不能也故其死也君子惜信之功而憤呂之刻抑呂亦有微意焉后方欲帝呂也策可以爲呂難者首信信能不自爲帝而能聽呂之帝乎后曾不之思旣非信所能爲之時卽信在南北軍總非信所

得司也

蔺相如論

藺荊之局成敗之間也相如即能邀秦無得璧之策亦何益于趙然而心計則全而濟變則多才矣此荊軻以前一快人也至于爲國交廉則古大臣矣自有國事即無此身無此身又何有人之小嫌乎哉

曹沫論

沫亦何奇之足多乎乃三北之後而魯莊猶復以爲將沫媿矣不得不借一劍之力以圖倖然爲將而猶存三北之耻也故足多也

豫讓論

讓始終爲名者也其事范中行氏也曰無所知名而其爲智伯也曰名既成名之中于魂魄也亦可以不媿矣讓曰所爲者甚難子曰趙襄所爲者甚難何以明其然也讓所以自致其身以

成名者。亦何卹于襄子。而不以一刃相加乎襄子亦復何卹焉。而義之賢之不已乎。不幾以已之身試耶。曰襄子之不殺讓。亦爲名也。觀讓之直對襄子也。曰欲爲智伯報仇。六字之外。無餘情矣。亦無畱情矣。襄子遽殺之。則其成讓之名亦淺。至使之自殺。尚若與之商。曰子自爲計。襄之成其名者愈隱。讓亦不忍復言殺耳。此急報而緩應。名之所以兩成也。

荊軻傳之二

卿之示人以俠也其權有二曰自弱曰自緩而事之債以致借也其端亦有二曰弱而迫之以強緩而邀之以急卿之避蓋聶避魯句踐也弱矣卽至于死亦未嘗強也獨其忼慨激烈不殉名不負交則強甚矣方太子之急于圖秦也不能須臾緩而田先生死樊將軍死荊卿安得不死卿之若無意入秦者何也曰有所待也秦舞

陽非其友也至讀易水之歌聲良急矣入秦而使舞陽以次進又復顧咲舞陽又緩矣即至于死仍未嘗急也嗟乎擊筑相和歌泣以之顧于不緩不急之際妙能弱能強之用此眞荊卿之客也矣

李牧論

牧眞忍詢人也其不戰也若無兵而其戰也又若無將嚴矣哉天下事固多示以怯乃勇示以

平乃奇者牧之守是也然其爲人亦甚彊受王讓如故彊之出復如故聽反間而遂不受命千載以下猶能舌磔郭開于市者予甚快之

李斯論

斯生平得力只在因瑕釁而遂忍之一語耳夫瑕釁在未舉之先則有急而晁之之術若毒結于內而藥石之以逐于外也秦之用商君是也而瑕釁在方成之候則有因而忍之之術若毒

潰于外而痛癢俱不敢自知也秦之用李斯是也然均足以自殺其身乃斯亦欲急于就者何也將毋以萬古一時而有不忍之情焉曰斯言之矣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爲此非士之情也則斯之情誠急矣急故忍急于并天下故忍于銷兵器忍于夷郡邑忍于不王子弟忍于焚百家書然則寧以物禁太盛而遂甘心爲趙高役耶始似彊終則殉死

扶蘇而帝胡亥斯之瑕釁反爲高所因而不覺
又安能保其身以及其子哉

李斯論之二

斯之見鼠而歎也將爲不見人犬之鼠矣而後
卒不免斯亦媿于鼠哉

衛霍論

吁漢武之好戰也于兩將軍盡之矣子長之以
戰諫也於傳兩將軍見之矣驃騎殺人如刈草

有殺人之才與膽而非必以將也大將軍從軍如爲奴無殺人之膽與孽而非必不以將也武帝好戰之報足以殺其子而將軍爲將之報不足以世世其侯君臣何敢輕言戰哉乃子長有微意焉李廣不過從大將軍而自有傳傳其心折者于大將軍之功則詳而且若以不招士爲爲將之美行于驃騎似不欲言其功而功不可掩則亦不欲以軍功悞天子吁先衛霍而繼之以

平津意良悲哉

應侯論

秦之業成于商君之勞而勢定于應侯之策何也商君者其人刻核忍心人也從身做到家從家做到國而從國做到天下則藏而未遑傳之數世士與客未看定大勢而應侯以遠交近攻一言置七國于莫敢撓動吁應侯亦揣摩熟哉而所以交與攻之術不過曰内固其威外重其

權耳內固其威商君之事也而外重其權乃貽蒙將軍以禍然則秦之勢固未嘗出應侯揣摩哉吁恩怨之間交與攻之勢也

平津侯論

如弘者亦何益于人國乎年巳老大猶然媢人取功名于有口無舌之間托渾厚素儉于矯口敗俗之際吾甚惡之

汲黯論

吾以黯爲戇也今乃知不盡戇也蓋黯之立朝言不惟其膽而惟其才蓋識以行之者也故具對武皇帝也曰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千古上下有多欲如武帝者乎斯言若以藥投人而痛處不敢不受癢處反不肯受也其于張湯也曰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斯言殆不止爲湯言也刀筆吏可以窮小人之情而即可以假君子之色可以驚小人之一時而不可以測君子之生平

湯驗之矣然能使上默然而卒隱用其言則黯之才也若夫治郡七年而政益清以天子股肱之臣而親屑鄙之任輓近葢非倨傲則恣云

韓范經略西夏論

韓范均非經略才也韓似忼慨而識則劣范似謹重而膽則靡而戰與守可置不論焉何也予以其時事度之兩人皆有急欲見才之心將以西夏為之試而非必西夏之足以見才也范之

于延。營田互市。撫羌制敵。亦復何邊不應爾爾。而在西夏。則尚有急務在韓之命任福將也。地利若何。敵情若何。好川一敗。固節制使然耳。而合而觀之。乃犯千古上下必破之局。與夫必懲之勢。寧謂兩賢亦有此。大要朝廷之上。静若有命之可聽。動若有機之可變。而後邊陲之際。静則百以嘗之者。敵之譎不與焉。動則百以挫之者。敵之威亦不與焉。是時兩賢胸中。皆介介然

各設一局各持一勢而乃以俛首聽于領撿之夏疎其于共事之中安知無互搆以爭之術令兩賢不覺以局與勢反覆于功可速成兵非嘗試之内夫安得而不戰有進退之掣守有蓄朒之疑卒致西夏于莫敢問哉烏乎此非盡經略者之過也乃吾因是而重有感焉韓范非經略才試之西夏而巳見卽韓范亦不宄以才自炫而乃得盡其才于朝廷之上卽仁宗亦未嘗再

語及經畧且不使廷議得叅其功罪而使朝廷之上復不盡其才甚矣用人者貴求其才之所在而人臣亦無徒以才相殉致鬱無可伸韓范其我鑒哉

袁鼂論

盎之殺錯也托其名于安朝廷而錯之見殺也責其實于尊朝廷君尊而臣適以自危者盡其心可也君安而乃貽臣以憂戮者掉其舌而已

千古以下發私憤者漢景帝幸而以錯殺于吳楚之反建文帝不幸而以方黃死于北平之變復于袁乎何尤

讀徐天池四聲猿戲爲判 有序

頡幼擷詞于南既發腔于北輒思退而尋之遂忘瀨陽之有見未竟欲與其進也已知山陰而交文長蓋清感之憑心亦玄對之觸目足之刖矣已不待三腸欲斷乎復何必四倘亦借交于

鳴鳥將無授臂于山猿水障于江滿澆一肚子
齷齪山窮萬壑深藏半世界骯髒念業切而神
遊情且俛以首就語多呆詎意別申微

判漁陽三弄

千金之賦遽擲于鸚鵡之來三鼓之撾遂輕此
蟣蟻之命香尚合履尚收咲他短歌行消不得
一場狠駡咬釘嚼鐵洛未賦喬未鎖問你多情
種當不過幾句冷咲沃雪將湯只說大肚皮包

却鏖糟那愁無大黃瀉去正道圓鼻孔受些醃氣那必要火管吹來地步上占便宜恠不得惹他入宮之妬肴躂裏弄手脚恰湊着送你上座之窮死固快心從千古想見之言須入骨非一時能辦者

判翠卿一夢

佛頂光明無珠可覓法門方便有夢難歸對蓮花之初浴方索鏡而夜梳頭拂柳葉之乍青復

邀人而番擲眼木奐聲緊心發處守不住野狐
逗去草屋簷低肚疼時耐不過餓犬逐來三昧
也護得你無愛無嗔奈何你情生火濟以水一
靈却消受他不垢不淨無如他身壞露結爲霜
湯得幾湯倘去了風流過客坯他雨坯或來消
皮肉寃家若没有瞞天的指頭上今生債未算
也不免就地裏眼光中夙世債難還月明也憂
亦非真林下美人何處去風光矣覺將無幾鉢

中和尚一齊歸知破識于多情亦消魂于寡欲

判替父從軍

深藏其用計魁梧者乃似婦人先利其器慕勇烈者何必男子渺兮簷下之織聲若已經黑山之左右前後皮鼓震驚壯哉庭前之武事似曾經列寨之虛實擊攻兵書爛熟胥角稍消受過了筆螺尖那更經烈日嚴霜來煎刮得如刀如劍脚尖頭矜持成了弓彎巧那還受火車鐵馬

去顛揉得似艪似舠却虧他一線不委難道不曾遇着烈火乾柴又須知半絲不掛眞正賽得過他精金美玉從丈夫四方之志求于牡牝之外笑千里從軍之苦决乎雌雄之間語則感慨係之情將風雅傳矣

判辭凰得鳳

佳人自隱于才子欲從之而末由宰相有求于狀元匪報也以為好千里之目始窮以治郡七

步之詩繼迫于上梁既多才以莫偶好同美而相諧將寄梅花之信華燭四對錦屛十圍借琹之心以永托胡粉蘭蕋之香黛螺一尖烏鵶兩髻爲詩之韻所逢傳不好惟跟着措大兩杯巹合酒無犢鼻褌有雉頭裘正要問皺他家小一首好春詩借樗頭龍作籥中鳳此鳳之得兮桃葉好風光一時我見猶憐也彼凰之辭兮椰稍斜月影此夜人何以堪乎蜀錦脈遺吳歈巳發

多女子之才者深男子之慨云



無盡燈序

客塵也曷以一佛乘爲衆生說法坡老所云身是雲堂旦過僧也言下破暗直燃無盡燈分光四照盡坐大智中令三世如來同眼又恐幽冥人多隨說卽以幽冥爲照又

説正法眼大衆證明一枝千影散于麈尾却不許人隨燈取影曰佛法若現前吽做甚麼大通智勝佛無燈亦無無無盡試問太史麈尾分明具隻眼有光明藏否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九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吴從先寧野定

無盡燈　來道之客邸塵談原本

問從上祖師以何法示人。曰拄杖子。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曰撇下拄杖子。

問達磨東來所爲何事。曰事即不無。爲即不得

問盡力道不得底句還道得也無曰汝且盡力道看曰道不得曰幸喜道不得

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是否曰是名衆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個甚麼曰米是口袋裏來底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底是通底是曰二俱不是曰何故曰是無通寂

問佛法儒法是同是異曰汝曾見孔子否曰不

見曰汝曾見釋迦否曰不見曰是同是異

問此個道理眞是分明只是說不出曰汝從那裏來曰家裏來曰吃飯也未曰已吃了也曰何嘗說不出

問人死時這箇靈光到那裏去曰你道人生時這箇靈光從那裏來

問現前應用底畢竟在何處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問佛是有底無底。曰誰叫你這般問。

問如來下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曰我若見時。一棒打殺與狗子吃。意旨何如。曰你道雲門是謗語是讚語。

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麼百鳥啣花。曰天津橋上弄猢猻。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花。曰這野狐精。

問佛語一切山河大地俱是幻否。曰幻。曰幻滅時如何。曰非幻。

問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離却思量分別何以入道曰朝元殿裏更問長安

問四大離散時如何捨得去曰捨不得卽不去也

問凡百念頭亦放得下只是纔放下又便起來病在什麼處曰病在命根不斷曰如何得命根斷曰你先去尋他根在那裏始得

問聖人無心否曰不然曰聖人有心否曰不然

曰然則如何曰無但無其有底有但有其無底

同古人云道得放下笠子天龍豎一指是道得

道不得曰當時天龍也只道得一半

問夢中現有世界還是心到世界中去是世界

到心裏來曰汝但問牀上身此時在那裏

問因果之說是有是無曰君子求諸巳

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曰以何法示人曰豈

無方便曰方便是何法

問聖人能知未來然否曰知無未來
問萬事雜沓時以何爲應曰朱亥殺晉鄙曰殺
後何如曰公子破秦軍
問祖祖傳心何以支分五派曰道路各別
問如何是虛而常實曰鑽不入曰如何是實而
常虛曰撲不破
問學者孜孜求道當爲何事曰你道爲何事曰
爲生死大事曰生死還是小事曰如何是大事

曰知有生死者。

問脚踏實地。如何是實地。曰脚脚。

問古人云向父母未生時道取一句。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曰待覔得一箇未生以前底人來吾即向渠道。

問孔子夢見周公合談何事。曰聖人無藝語。

問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如何是無位真人。曰赤肉團。

問大道無難。惟嫌揀擇。如何得無揀擇。曰大以成大。小以成小。

問佛與魔如何辨別。曰有佛即魔。無魔即佛。

問千手眼觀音那一隻是正眼。曰明暗不涉底。

問寒暑道來如何逃避。曰正向寒暑中避。曰如何避得。曰熱則乘風。寒則向火。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印。曰描摹不得。曰用者如何。曰打破虛空。

問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意旨
如何曰不見趙州道老僧好殺
問如何是教意曰趙括讀父書曰如何是宗意
曰韓信驅市人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是獨露底身曰山河
大地曰此是萬象曰莫道是萬象好
問黃龍問山谷木樨花香谷曰香龍曰吾無隱
乎爾山谷如何便悟去曰山谷老人當時著賊

也不知

問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既是大通智勝佛如何佛法不現前曰佛法若現前呌做甚麼大通智勝佛

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如何是金鎖難曰家無生活計

問功德天黒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如何都不受曰家賊難防

問六合以內何法第一曰心法第一曰如何是
心法曰不從人得
問不可以世間文字語言入佛知見文字語言
可盡麼否曰若個是文字語言
問世間何念最難斷曰我念最難斷曰如何得
無我去曰爲他不知有我
問學道之人世法可脫畧否曰若作世法商量
學什麼道

問邪正雜來如何辨得。曰好醜灼然。

問虛靈不昧是什麼東西。曰你道是什麼東西。

問真心妄心難道人有兩個心。曰咄此非汝心。

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是極則事麼。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說甚麼極則不極則。

問古人問起滅不停時如何。答是誰起滅。是否。曰我却不恁麼道。你且問將來。曰起滅不停時如何。曰有誰起滅。

問二六時中如何用心即是曰正是好用心處

問喜怒哀樂皆是妄情如來有喜怒哀樂否曰若是泥塑木雕定是無底

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現今高下歷然如何得平等曰你見現前高下否曰見曰是法平等

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捧意旨如何曰我不敢輕於汝等

問但盡凡情不求聖解時如何曰拈一放一

問幽冥之中以何爲照。曰以幽冥爲照

問臘月除夜到時如何。曰元正啟運萬象惟新。

問有與世流布想而無着想時如何。曰有想卽着。曰爭奈流布何。曰流布非想。

問千聖相傳唯此一心如何是一心。曰底聾道着卽頭角生。

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不知消殞到何處去。曰消殞到何處去。

問吾有正法眼藏囑付於汝。如何是正法眼藏。

曰大衆證明。

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如何是沙門眼。曰兩

兩相覷

問纔有是非。紛紛然失心。如何得無是非去。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問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時如何。曰正在路途。

問并却咽喉唇舌如何道。曰忒煞道得。只是沒

人承當

問如何是格外之談曰請問如何是格内之談

問十方無壁無門從何處入曰我問汝汝聞否

曰聞曰門開也

問善惡俱莫思量便是本來面目否曰似則似

是則不是曰六祖道底曰六祖是汝却不是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曰這箇不是主

問坐脫立亾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意旨如

何曰眞金不換鐵

問如何是絶學無爲閒道人曰忪碌碌

問高陵廣陸不生此華卑濕汙泥乃生此華如何是此華曰嗅着卽腦裂曰裂後如何曰香滿大千

問認賊爲子自取流轉如何是賊曰子弄戈兵曰捉得時如何曰是親不爲盜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曰你叫甚麼做

萬法。

問洗足已敷座而坐如何是座曰待洗足已即坐。

問佛未出世時佛法在什麼處曰你道日頭未出時日光在什麼處

問古人云一切含靈皆有佛性爲何鳥雀向佛頭上屙曰曾見他向鷂子頭上屙此意何如曰祇爲他無佛性若有佛性便會向鷂子頭上屙

問學道之人未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如何曰正未認得識神在

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那一頭曰在這一頭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曰一歸萬法

問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如何是全身曰且進步看

問三世如來同箇眼如何是同底眼曰描不成

畫不就。

問古人云虛空中還有人釘得橛也無。且如虛空如何釘得橛。曰又增上一釘也。

問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如何是向上路。曰有人恁麽問我但作噓噓聲。

問學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如何是無漏道。曰脫底砂鍋。

問古人問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

壞。曰壞。意旨如何。曰若有這箇。焉得不壞。

問凡聖情盡。體露眞常。如何是眞常。曰待汝凡聖情盡。卽向汝道。

問個個人心有仲尼。然否。曰不然。譬如人家新葢得一所房子。便擡一個古仲尼進去。那人道好不好。

問開眼見明。閉眼見暗。如何是見暗。曰盲人騎瞎驢。曰這個是暗。如何是見。曰夜半落深地。

問如何是常不遷。曰不出門迮千里。到天邊在家裏。

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曰脽惟觀世音。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古鏡。曰磨後如何。曰古鏡。曰黃鶴樓前鸚鵡洲。意旨如何。曰古鏡。

問蕩子還鄉時如何。曰問他不還時在那裏生活。

問欲知佛法大義當觀時節因緣如何是時節因緣曰到也未

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如何轉物即同如來曰如來正是物

問芥子納須彌且芥子如何納得須彌曰不是納須彌須彌在裏許

問祖師禪祖師叅宰官禪誰人叅得曰少說話多拜客

卷終







